

白马的 骑者

雷妍小说散文集

雷妍——著

非外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白马的 骑手

雷妍小说散文集

雷妍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马的骑者 : 雷妍小说散文集 / 雷妍著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8.8
ISBN 978-7-5596-2191-7

I . ①白… II . ①雷… III .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7474 号

白马的骑者 : 雷妍小说散文集

作 者 : 雷 妍

责任编辑 : 徐 鹏

装帧设计 : 周伟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4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3.5 印张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191-7

定价 : 49.80 元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 010-82069336

目 录

辑一 中篇小说

良田 / 004

奔流 / 076

魁梧的儒人 / 192

黎巴嫩的香柏木 / 218

幽灵 / 224

越岭而去 / 237

辑二 短篇小说

浣女 / 143

轻烟 / 160

山洪 / 170

江干落日 / 182

诉 / 185

门外 / 244

前路 / 249

十六年 / 258

白马的骑者 / 271

人 / 284

林珊 / 297

无愁天子 / 311

人勤地不懒 / 322

我是幸福的 / 328

辑三 散文

绿舟 / 347

雨 / 350

雪的颂赞 / 352

悸 / 354

号角 / 358

附录 上官橘诗五首

书怀 / 363

窗 / 364

树林 / 365

无题 / 366

喟 / 369

辑 一 中 篇 小 说

《良田》自序

一向深爱着四月天，一向怀恋着故乡，常常梦幻着在四月的花荫下写一篇乡间的故事来纪念这可爱的季节和难忘的田园，但是从来未敢尝试。

春来经友人的鼓励和袁效星先生的助力，终于完成了这久藏在内心深处的《良田》。

幼稚的词句、生涩的笔法，每一念及则觉汗颜无地，但因为是最初的尝试之作，自己也就有了几分宽恕。而且越是幼稚生涩的东西，越应拿出来给人看看，以期热心人直爽的批评。不然任它埋藏在心底，终究是块病，谁又能给自己下对症的药呢？于是惶愧地将《良田》呈献在读者面前，然后引袖翳面，也就顾不得羞怯了。

农村的生活是可爱的，有土地就有他们的幸福，有土地就有大众的食粮，良田就是万有之泉源，又怎能怪我偏爱它呢？说农家是天堂自然过火，但比起枯槁腐臭的都市来，却处处令人神往。

在四月的清晨，玫瑰的蓓蕾上还含着露珠的时候，我听见农人吹着口哨灌溉着菜圃；在四月的黄昏，晚霞映红苇塘时，我见到孩子们赶着鸭群归去。在蔓缠着瓜秧的柴门里有幸福的笑语，我深爱着他们，我忠实地记述了他们的生活实况，默默之中感到无边的安慰与欣喜。

并将此种安慰和欣喜献给我至敬至爱的父亲——父亲的生日在四月中。

雷妍

良田

村边一株老柳，不十分高，柔条披散开来却造成一片阴凉，凉森森的，和太阳地里是两个世界。

两个农夫握着锄头，枕着突出的树根沉睡着，黄色的大蚂蚁在他们的胸上、手上、脸上爬着，随即又被他们的大手抚弄下去，这正是暑天的午睡时刻。

年轻的那个坐起来，歪着头看看锄头的刃，又向远远的山峰望望：那最高的峰顶上已经遮上白云，正是雨来的先兆。他脸上显出意外的喜悦，推醒身旁的老人说：“您看，北山戴帽，下雨没有道。要下雨了！”老人略看看远山，平淡地说：“人忙，天不忙，你们都说今年旱。你看，怎样？”老人说着坐起来，满是赤紫色皱纹的脸笑了，两人站起来，各自扣着水洗过的蓝布背心纽子扣。峰顶的云加厚了。

一群赤身的孩子从村里走出来，他们提着小筐、小铲子，在田边、池边、菜园子边上摘野菜、捉蚱蜢。

“也难怪人们着急，米价涨得太猛，没有田地的人家，只好吃野菜。”老人感慨地叹息着，也引起那年轻人的一件心事。

“真的，小牛家吃野菜，一家都肿脸，好了没有？”

“不知道。”于是两人沉默地向前走着。

柳荫下空无人影了。走到分路时，老人站住咳嗽一声说：“一会儿准要下雨，你的凉帽呢？下完雨田里没事，你跟东家告假，回家吧！家里有五月节没吃完的青穀米¹，等你弟弟磨面给你做馍馍吃……家里的黄瓜也该打

1 穀，指粮食作物。与“谷”同义。现在常被看作是“谷”的古体字。

蔓了。”青年点点头，两人分路走开。

黑云布满了天空，雷声隆隆地响，田间农夫都匆匆归去了。青年也走向他的田主家……

女主人正在院里喂鸡，她穿着白衫子、浅蓝裤子、一双白鞋，轻俏利落。黑压压的头发上戴着银压钻，梳得光光的髻，长而弯的眉下一对灵活的眼睛，左眼下一颗香头大小的痣，嘴角尖尖的，拢住两张红润适度的唇，唇右上方有一颗较小的痣。有这两颗黑痣显得皮肤更白了，可是人家说她的丈夫就是被这两颗痣克死的。她嫁了不到三年丈夫就死了。没有公婆，只有一个小叔在城里照应祖传的一座粮栈，家里只有她的小婢做伴，种了几十亩田地，用了一个长工——就是从田里归来的那个青年。

他把锄挂在檐下的木钩上，往地下吐了一口干苦的唾沫。他渴了，提起水桶和扁担去挑水。女主人说：“不用挑了，还有不少，对门王大叔给挑了一担，够用了。你把后院里的干柴蔽起来吧！就要下雨了！”

“好吧！今天我要回家一次！蔽完柴就走行吗，大奶奶？”

“吃完饭再走，我预备了一点菜过阴天，早了这么些日子，好容易有雨信了，可得吃点好的！你整天辛辛苦苦的，叫人不忍心，别看我平常不说，我什么不明白！”

青年喃喃地说：“可是我大伯叫我回去……”

她笑了，把鸡笼关好回过头来说：“那你也把他请来吧！”

他无言地把一堆干柴用簋子渐渐地都运到柴棚子里，把棚门关好。雨来了，铜钱大的雨点打在干土地上，又很快地干了。但雨来得急，他只得跑到堂屋里去。大奶奶切菜，二奶奶在烧柴。要说起二奶奶来，眉眼不如大奶奶好看，身材胖胖的，坐在蒲团上烧火，好像一个大肉球，不过还不黑，白胖胖的，不爱笑，也不好说话，整天做活、烧饭、喂猪，还织得一手好“家机布”，大奶奶十分爱这胖小婢。这年轻的长工在两个主妇之间有些不安起来，一则生疏，一则闲得慌，他把泥泞的鞋脱下来放在门后边就呆立着，搓着两个湿湿的大手，不知道做什么好。大奶奶已经觉出他的不安，笑着说：“何大哥，你那个没编完的柳条筐在哪儿？”他高兴地从墙上摘下

一个没编完的柳条筐蹲在后门里编起来。一声不响，沉毅的脸，下垂的眼帘，背心外裸露的双臂，有力的腿脚，都表现出他是“地之骄子”，没有田地他不能活，田地没有他也不能生产，他只知道工作、本分，除了把田地里的嘉禾收成食粮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妄想。他没有父母，没有妻子，但是他也沒有忧愁，因为他觉得谁都待他很好，比如他的伯父母待他慈爱，堂兄弟待他友爱，堂姐妹对他体恤……就是女主人林大奶奶也对他很好，不过林二爷——林二奶奶的丈夫却引不起他的好感来。他一想起林二爷来就在心里说：“臭美，一拳打他个嘴啃地。”不过马上他又想：“理他呢！早晚他得喂狗。活该林家倒霉，连地也不能种，就会摆架子。”他编着筐子，外边雷声响成一片，一阵阵蔬菜香送入何大的鼻管，这些气味足以证明女主人对他的好意，他想：“好人有好报。”

饭后雨已见小，何大戴上笠帽，光着脚转身要到后门外去看雨水，林大奶奶说：“何大哥，你看这场雨下透了没有？”他看看外面要停未停的雨肯定地说：“六成雨，要是接着再下一夜就不大离了。”

“可是北山的云一点也没少，也许晚上还有雨。”

“还有雨，河南里那块稻子今年错不了。”

“都是你平日尽心的功劳，好心得好报。要不是遇见好心人，我和二奶奶两个妇道人家可知道什么呢。我们二爷是个买卖人，也不懂田地里的事情……”她说着眼睛闪闪的，好像有泪光，何大心里很感动，只是女主人说完夸赞自己的话，反倒觉得不安了。停了一刻，他低声说：“雨晴了，该栽萝卜了，棉花地也该锄了。”

“那么，你再找一两个工夫¹帮几天吧，一个人做不了。”

“可是工夫一天要好几块钱呢……”

“田里收多了都赚过来了，要是谁都不雇工夫，没田地的人更苦了，今年米这么贵，都挑野菜吃……”

1 此处指帮工的人。

何大听见“吃野菜”心一动，他想起小牛一家子吃野菜中了毒肿起脸来。小牛的姐姐——那个俏妮子的脸肿得像河里的浮尸。他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栽萝卜可以找女工吧？”林大奶奶连连说：“你看着办！”

雨已经晴了，朝阳晒在树上、草上，宿雨闪闪发光，何大领着四个女工在园里工作，三个中年妇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是小牛的姐姐小凤。她一向在家里操作，兼着照应弟弟，所以小凤身边总离不了小牛——一个黑小孩。今天小凤的脸已经消了肿，美丽的脸形又复原了，只是颜色青青的，显着饥饿的样子。四个女人伏着身子把萝卜秧子整齐地栽在畦里，小牛却在园边用树枝掘甜草根吃。何大一向不好说话，但是今天他胸里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只是说不出口，也不知要说的是什么。他把园里新生的野草尽量地拔着，一株粉色的山竹花摇摆 in 晨风里，他看着小凤的背影又看看小花，摘了花给小牛说：“给你姐姐去。”小牛果然跑过去给他姐姐，小凤回过头来笑了，把纤细的花柄衔在口里低下头工作，小牛又光着脚跑到园边上。何大呆呆地拉住一把下垂的柳枝，一阵水点打在他和孩子的头上，他才清醒地放松了柳枝，继续拔草的工作。

晚上散工了，五个人到林家去吃饭。小凤对小牛说：“好孩子，你回家吧，完了我给你捉几个大蛤蟆烧蛤蟆腿吃。”孩子跳着脚说：“不，我跟姐姐去。”小凤急得说：“那我跟你一起回家去。”何大把小牛领过去，小声说：“小牛，别着急，跟着我。”

扫得十分清洁的院子摆好了两张桌子、八个小凳，当何大领着她们进去以后，林大奶奶笑容可掬地过来，道了声辛苦，拉住小牛说：“小牛挨着大嫂坐。吃馍馍还是吃煮玉米？”孩子喜出望外地说：“吃馍馍。”说着不顾咀嚼匆匆地吃起来了。小凤红着脸说：“小牛不听话，叫大嫂操心。”说着又不安地看看大家的脸。其余的宾主已开始吃着让着。二奶奶要大家吃完她再吃，大奶奶拉住她让她坐下了。大奶奶是一个好说笑的人，只因为做了寡妇不好常出去，今天这么多女人来和她同桌，她真是高兴，口若悬河地谈起来。她说：“今年青穀米收得好，一点也不苦。大嫂们吃呀！有菜馅儿的、有糖豆的……”小牛抢着说：“糖豆的。”小凤急急地阻止他说：“别

吃了，小心撑死。”林大奶奶说：“吃吧！可别吃太饱了。吃完了，每人拿回两个去给家里人尝尝，做得不多，不然多带回一点去。”说得女人们都笑了，一个灰白头发的妇人说：“这馍馍好吃，大奶奶也真疼人，你们没见西头马五家的那份小气哪！那会儿给他家做工总是怕人吃，心劣出那不争气的儿孙。听说马五的儿子把家里整口袋的玉米偷出去给外家老婆……”另一个妇人咬了一口馍哇啦哇啦地说：“隔壁马七家也是那么怕人吃，要不怎么说守财奴呢？”林大奶奶测知她们再往下说就把全村的短处都说出来了，还有一些有关风化的新闻都会从她们口里说出来，当着何大的面多不好意思，何况还有没出阁的小凤呢！所以她笑了笑说：“大嫂们明天还在这儿，棉花地垄上也要栽萝卜。小凤，你也来。只管带小牛来，我没孩子，看着他怪可爱的。”小凤半天没开口了，听了林大奶奶的话，才笑着说：“净叫大嫂和二嫂费心。”二奶奶也搭话说道：“别看你二嫂傻，谁好谁坏都知道，你只管来，我就看你顺眼。”小凤笑着点点头，把一片黄瓜正要送在嘴里嚼，一抬眼见何大正对着自己看，她心跳了，耳根发热觉得何大的眼里好像有一种“什么”叫自己羞涩。黄瓜送在嘴里忘了嚼。小牛吃饱了喊着：“困了，回家。”渐渐都吃完了，小凤帮着收拾碗箸。天色已经黑暗，墙脚飞出三五个萤火虫，那三个妇人已经走了。小凤和小牛拉着手也要走。林大奶奶偷偷放在小凤手里一个荷叶包，耳语道：“那是早上吃的饼，带回去给小牛吃吧！”小凤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看着她，她又大声说：“何大哥送送他们姐弟，他们路远！”

何大悄悄地跟着小凤姐弟在苍茫的夜色中走，两颗跳着的心形成一种不可言喻的情形。经过一个池塘，到了小凤的家——柳下的草屋，小凤迟疑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些什么来说：“小牛早晨从你们园里摘的山竹花。”说着交给何大些什么，然后拉着小牛跑到家里去了，何大茫然地张开手看到底是什么？哪里是花，却是一个布做的小针插¹，好像还绣着花，只是看

1 即做针线活时插针用的物件。

不清楚什么颜色了。何大想：“女人用的给我做什么呢？”十分疑惑，但马上又喜欢起来，究竟为什么喜欢，他自己也不知道。总之，何大心里凭空添了一份妄想，和一般青年人一样的妄想，他想除了从土地里收获食粮以外，似乎应当从人群里再找一个伴侣。他这样悠悠忽忽地从小凤家往回走、走、走，忽然听人说：“何大哥进来关大门哪！”原来他已经走到东家门前了还在往前走。林大奶奶叫住他，他无言地关好前后的大门，走到后院自己的屋子，听着大奶奶把房门关好，又听见野外青蛙叫，这些事真是从来没有的，他从未失眠过，但是今天无论如何却睡不着。他看见开着的窗外树隙里已经有小星星在闪，邻家的狗不时地吠着，他想起白天的事：他想伯父、想田里的秧苗、想女主人的和善，也想起女主人的美，但一转念，小凤清瘦的脸形又逼近了他的想象，她的眼睛很黑很亮，眉弯弯的，鼻子小小的那么直……啊！还有一张嘴总像要说什么又不肯说出口似的，还有她的身材，那么窈窕……只是脸色青黄得可怜！可惜她不是自己家的人，不然自己可以尽力使她有吃有穿，她不知要变得多么美哪。他又想起有一次伯父说：“你已经二十多岁了，也该成家啦，可是谁家的姑娘合适呢……”他想着忘神地说：“就是小凤最合适。”说完自己也觉得可笑，身边没有一个人居然说起话来真是见鬼。而且小凤对自己怎样更不得而知，他忽然记起小凤给的针插来。从枕边摸索了半晌拿着那小巧的女红，他心里反倒平安了。

秋天到了，真是丰收的秋天哪，上天是不辜负苦心人的，家家农场上堆积着收割的嘉禾，大道上收割的车辆来往不绝，相逢的农夫们大声说着自己的成绩。何大赶着牛车，载了一车谷穗，车后跟了许多拾谷穗的孩子和妇人，在他们的小篮里有许多拾来的米粮。何大知道这小小的人群里有小凤姐弟。偶尔回头见丰盛的田野广阔无垠，漫长的大道上有疏落落的不整齐的一行列拾谷穗的人。小凤近来脸色好起来，红润起来，这时宇宙间的色彩是金黄和浓绿。有这少女的红润岂不是更加美丽鲜艳了吗？他们似乎熟悉了，而且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内心里隐隐地生长光大，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爱”。只是他们不知道，不肯用言语表示罢了。车子走着走着，

临近一条宽阔的河水，牛低下头去喝水。何大看了小凤一下，迟疑了片刻说：“坐在车上吧！省了过水。”小凤笑着，先把小牛放在谷穗上，然后自己爬到车上。丰多的谷草和谷穗，那么柔软，那么稳。何大赤着脚走在河水里，拉紧了牛的缰绳，哗啦哗啦地前进，走过河身。小凤说：“谢谢。我们下来吧！”何大仰起脸来看小凤高高地坐在嘉禾堆上，有天际的白云和路边的高树做背景。美而高贵的景象啊，何大的妄想又洪水般地冲向自己沉静的心灵。他说：“坐着吧！到村边再下来。”小凤愉快地叹了一口气说：“何……大叔，您在林家几年了？”何大听了小凤叫他大叔不是很高兴，赶紧说：“你不能叫我大叔，你忘了我把你爸爸叫大叔吗？”

“那么，大哥，您在林家几年了？”

“两年多了，可是今年完了秋我想辞。”

“为什么？他们待您不好吗？”

“不。因为我大伯老了，我应当回家种自己的地去。”

“可是你还有兄弟啊，他不会种吗？”

“我爸爸留给我二十亩地，也该我自己经营一下了。大伯说我也应当……成家……立业了。”说着，他用力甩了一下鞭子，牛摇摇头用力地走，两个年轻人都沉默了。

小牛说：“姐姐！一群蜻蜓。”

“好，小牛，你愿意坐车吗？你回去告诉妈，就说何大……哥叫咱坐车，怕你累。会说吗？”

“会，何大哥那天还给我两条秋黄瓜哪！”小凤凝神看着何大一纵身坐在车沿上，前边已经到了村边。对面通城的大道上有一人骑着一匹小灰驴也向村里走来。何大一眼就看见是林二爷。渐渐走近了，何大只得跳下车来，车一转身站住了。小牛、小凤都下来，笑着走开了，何大目送他们走远了，二爷已经走到眼前。何大拉住牛缰绳说：“二爷回来了。”

“嗯，田里的活儿完了没有？”

“还不到一半哪。”林二爷没说什么，牵着驴走在何大的前边，往自己家走。他穿了一身白市布裤褂，一件蓝市布大褂搭在肩上，驴背上一个两头口袋，

印着“三多堂林”四个楷书黑字。可惜三多堂林子嗣不多，林二爷更是一个孩子也没有，真是他的一块心病。他的身材瘦瘦的，皮肤青白，五官都很是样，可惜长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不算合适，一派流氓气完全从眼里透出来，不过他自己却竭力做得一本正经。牛车从后门进来，谷穗和谷草都卸在后院农场上，小驴子拴在牲口棚里吃草料。何大知道林二爷回来总要和奶奶说许多家常，所以他没进屋去，把农场上该堆的堆，该晒的晒，还有许多零碎事，他做了一样再做一样，他不知道累，只知道这些是自己的本分。

晚饭完了，林大奶奶帮助二奶奶收拾碗筷子。林二爷用火柴棍剔着牙说：“嫂子，您歇会儿，叫她自己做，净叫他妈的吃了坐着长肉，简直是猪。”

“老二，别那么说话，一天她什么都做，咱家没有她，我一个人可办不了。”

“她不做，赶明儿砍个祖宗板儿把她供起来。一瞧她就一肚子气，早晚把他妈的……”

“老二，你并没喝酒怎么说起醉话来了。她一天老老实实的一点错也没有，你不许欺负人。”林大奶奶不愿显着二奶奶不做活儿，所以她不收拾碗筷反到自己屋里去。何大本来就不喜欢这位二东家，今天见他这样嚣张更是不平。他呆呆地坐在小凳子上，看林二爷甩着手一个金面的折扇。天本来不热了，尤其村里的黄昏更用不着扇子，但一般城里人总喜欢拿着一把折扇，啪啪地甩开，又甩闭。忽然他破天荒地对他一笑，一颗金牙一闪说：“大哥，今儿坐咱们车的那个大姐是谁？我怎么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怪俊的。”

“西村里林大叔的闺女，还是你们的本家呢。”末一句话特别大声。对了，她是林二的本家，那么是不当对本家妹妹起坏心思的，因为何大总觉得他一肚子“坏水儿”。林二自己倒满不在乎地又问：“说了婆家没有？”

“不知道，也许有婆家了吧？”

“那可惜了。不然给城里富户做二房可就抖起来啦。要在乡里找婆家，还不是给一个穷小子糟蹋了，可惜了的。”

“二爷！人家是好人家的姑娘，你可别说这外路话……”

二爷已经不高兴了，眼睛立起来要破口伤人。林大奶奶一步从屋里出来，拿着一个纸包儿，笑容可掬地说：

“老二，这胰子可真香，总叫你费心。这一包给二奶奶，你不要拦在里头，我一个人吃胰子也吃不了这么多呀。”林二爷那一脸怒气已经消了，对嫂子眉开眼笑地说：“您要给谁就给谁，只要您高兴，只是她那猪皮不配使那香胰子。”

何大站起来去担水，还听林二爷说他：“他妈的饱饭撑的，装什么孙子……”他虽然听见，只得忍了这口气，自己下决心：“冬天散伙。”

今夜大门关得特别早，大奶奶也老早地关好了自己的房门。何大在自己的小房外面坐着，想着今天小凤坐车的事，又恨林二说那些下流话，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小凤，凭空叫林二胡说一气，自己当时真想给他一个嘴巴。但是自己并不是小凤的弟兄，又不是小凤的任何人，不过总觉得小凤和自己有一种联系。于是他想今冬散了伙，明春种自己的地，然后求大伯托人说小凤做自己的女人，凭着二十亩田地和两个人的勤俭，二人是多么地幸福啊。不过小凤长得太好了，难免有人想娶她，到明年该是多么久的时光啊！她能等吗？还有林二那畜生说“叫穷小子糟蹋了”，自己是不是穷小子？二十亩地固然不少，但是这种年月，种一亩地要花很多钱粮，而且目前自己还在别人家当长工，不是穷小子是什么？真不敢多想了。他觉得眼前是成群的金星星，又觉得耳朵里嗡嗡地直响，响着响着，忽然听见女人哭号的声音，他用力镇静下来，仍听见哭号和咒骂声。是林二和他老婆的声音，是痛楚的呼号和凶狠的咒骂。何大怒冲冲地骂道：“畜生！”就想冲到林二的房里去阻止这场纠纷。但一想，现在是夜里，夫妻吵嘴，外人很不便参与。他站住了，听听林大奶奶也没有动静，又听林二开房门的声音，听林二说：“跪下，你就跪在这儿，你敢动一下，我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林二奶奶已经不号了，只有抽泣和甩鼻涕的声音。在秋月的初十左右，月儿已经很亮了，远远地见一个人果然跪下了，脸向着月。一个人叉腰站着，听林二奶奶抽泣着说：“你进去吧！晚上凉啦，我……我准跪着就是了……你不信坐在炕上从窗户眼里看着我……”话没说完，一声清脆的掌声打在人的脸上。林